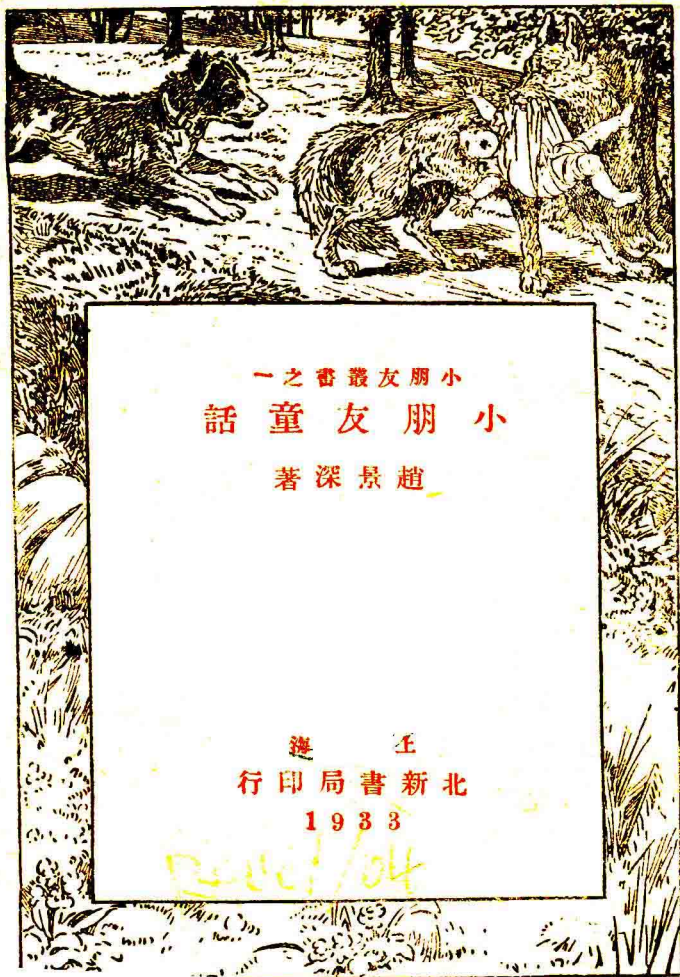




暮深景幽

許廣友圖

62点



小朋友叢書之一
小朋友童話
趙景深著

北新書局印行
1933

Revised 1944

一九三〇年八月初版
一九三三年七月四版

小朋友童話

實價一角二分

著者 趙景深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排印者 大華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南京 開封 武漢 雲南 溫州
成都 廣州 重慶 廈門 汕頭 貴陽

北新局

例言

〔一〕本書凡童話八篇，係趙景深先生一九二二——一九三三年間之創作。斯時趙先生正努力於淺譯安徒生童話，故行文每多受此丹麥先哲之影響。

〔二〕本書在修養上頗可予兒童以無形之感化。如一片槐葉示須遵母訓及長者之言，小全的朋友示勿虐待弱者等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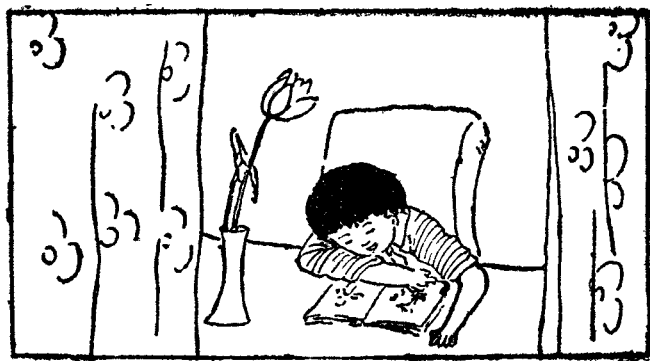
〔三〕本書恆使一切事物人格化，故極合於兒童閱讀；蓋兒童時代幻想力極為豐富故也。

〔四〕本書之一部分，曾被選為小學教材，足見本書之價值。

〔五〕本書極適於小學生課外閱覽；如充作小學補助讀本，亦甚適宜。

目次

詩的游歷	一
紙花	九
白城仙境	一三
一片槐葉	一九
小全的朋友	二五
母心的慰安	三一
棉花	三五
陽光的信	三九



“書呀，書呀，你乖乖的睡呀！”

詩的遊歷

是一天午後，陽光薰得人沈醉了。

花兒草兒都被這和暖的天氣迷住，以至於瞌睡得抬不起頭來。我們的寶寶，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兀自坐在窗前，手裏拿了一本童話在那裏看。她模仿着母親哄小寶寶的話說：

「書呀，書呀，你乖乖的睡呀！」
她肥白的小手拍着書。說着說着，書還是圓睜大眼，她却自己先睡熟了。她睡

的時候是怎樣的美麗呀！她那紅得像熟蘋果一般的面頰，那樣乖巧而且安靜的態度，如果她的媽媽看見，免不得又要在她的頰上接幾下吻了。

忽然她醒了。她聽得門外有敲門的聲音。她連忙跑出去開門來看，原來是一個郵差，很和氣的彎着腰將信遞給了她。她模糊的眼睛，看那信上很清楚的寫着寶寶的名字，高興極了，立刻便把童話書



她忙跑去開門，原來是郵差。

推開一邊，夢婆婆也被她趕走了。她「蹬！蹬！蹬！」的跑着又重又活潑的步子走進房來，拿起桌上一把小刀，便將信封割開了，急忙拿出信箋來讀。信是她哥哥從長沙寄給她的。她家在南京，離長沙是很遠的路程呢！信裏還附有一份文藝的週刊，這上面刊着我們這位小女著作家的「傑作」。信上寫的是：

「我親愛的小妹妹：

「你的詩我收到了。這首詩寫得很好，我便拿來寄到天津的一個文學刊物上發表，現在天津那邊，已經將你的詩印了出來。信裏你可以找到一份報，這便是他們寄給我的，我轉寄給你，你且從那上面，很適當的，再讀一遍你自己製作的詩罷！」

「願你給我一個可愛的微笑，流露在我的信上！」

「你的傻大哥。」

她讀過這封信和她自己的詩以後，彷彿看見太陽姐姐披着霞彩的紅衣，帶着手杖，又到她面前來催睡了。她向太陽姐姐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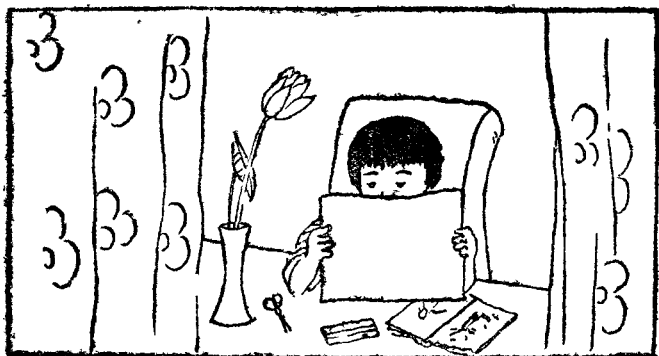
「我不睡，我不睡，倘若我能變成我自己的詩就好了。」

「是的，你可以變的。」說着太陽姐姐將手杖向她身上一點，立刻她便變成一張平平坦坦的紙。紙上寫着又粗大又歪斜的字。

一陣溫暖的和風將我們的寶寶吹出窗外。那時她高興得跳舞起來，在風裏不住的搖蕩。飛呀，飛呀，飛！她越過了山莊，越過了田舍，越過了青草地，越過了綠水湖。她身子躺着，不可名的舒適，像蒲公英種子一般直往前走，像浮萍一般不住的飄蕩，她還走過巍然峙立的小孤山，還走過浩淼無際的洞庭湖，後來她歇在長沙了。

不到幾分鐘，這張紙又飄在天空了。她一直越過黃河，到了天津，落在編輯手裏。編輯說：『好美麗的詩呀！』她聽見這話，歡喜得『綽，綽！』的響起來。編輯將她交給排字房，她看見工人一個個黑漆漆的手，覺得很替他們同情，可憐他們的勞苦。排字工人說：『不久你就可以變成很好看的字了，比你現在的還好看。』她哼聲嘆氣的在排字房喊苦，工人的黑手塗得她的臉也花了。但是，說也奇怪，她說：『我要跳！我要跳到鉛字那裏去！』果然她的頭變成鉛字了，後來她的身子，她的腳，都變成鉛字了。最後，在印刷機上，她又從鉛字跳到紙上。

『轟，隆隆！』輪子一轉，她又變成一張紙一跳一躍的來了。這時已經不是她自己那樣粗大而歪斜的字，却是印着很秀麗而且細小的



「詩…寄到天津。他們寄給我，我轉寄給你。」

字了。她歡喜得嚷了起來：「我又變成一張紙了。是的呀，排字工人的話是沒錯的，我終於是會美麗的，好罷，我現在再飛回去罷！」果然，她又飛出館門外，飛回去了。回到家裏，便想把自己拿給寶寶看。但是，寶寶到那裏去了呢？忽然她明白了，「我就是寶寶呀，我就是寶寶呀！」她跳着，跳着，竟跳醒了。

那時她仍是坐在窗前的椅子上，並沒有移動，仍是有鼻子有眼睛的一個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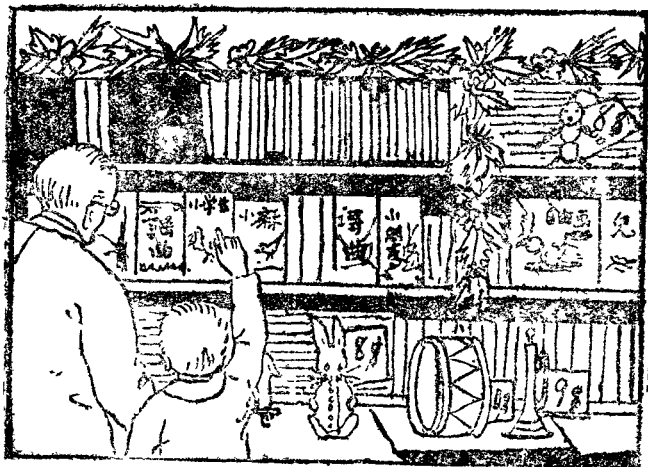
麗的小姑娘。陽光很和暖的照在她的信上，她朦朧的眼看見信上有一些字格外清楚：

「詩……寄到天津。他們寄給我。我轉寄給你。」

她微微的笑了一笑，對着天上的雲說：「雲呀，雲。你快去告訴我的哥哥，我變成了一首詩了，方纔從遠地遊歷回來呢！」

紙花

一張水紅色的紙，坐在一家紙店的架上，不知有多少天了。新年將到，他看見他的主人忙着紮彩，買了許多松枝，又作了許多紙花，預備把他們懸在門框的周圍，來點綴新年盛況。水紅色的紙看見他日常在一個的同伴們，都被主人剪成紙花，一搖一擺在那裏表示高興的神氣；再看一看自己，仍坐在寂寞



“我要紙花戴呢。”

的架上，不覺悲傷起來。這樣很不適意的過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松枝和紙花都掛起來了，映着五色的光輝，朝着和悅的陽光，還吸着新鮮的空氣，好不有趣，水紅色的紙，愈加羨慕。他喊道，「我要做紙花，我要做紙花，我是如何的想做紙花喲！」但是他雖盡力的喊，主人却聽不見，也沒有人來睬他。

新年的故事書總要用水紅色的紙去做書面，方纔鮮艷奪目，所以他又有些朋友，個個跑去當書面去了。他笑道，「當書面有什麼好？一點美也沒有，不過是每天躲在抽屜裏罷了！」

紙店的門，呀的一聲開了，跑進一個玲瓏活潑的小孩，穿着美麗的衣服，潔白如雪。兩隻烏溜溜的眼睛，朝着書架看，看見水紅色書面的故事書，好不歡喜。連忙從袋裏拿出一枚亮晶晶的銀幣來，買



得意的紙花拋到垃圾箱裏去了。

了一本，接着又向店主說，「我要紙花戴呢，你送給我一朵罷！」

店主說，「你不是看見門前的紙花好看，你纔向我要麼？」

小孩跳着兩隻腳說，「是的，是的！快拿一朵給我罷！」

店主說，「門前的不好拿，我替你做一朵，一刻工夫就可以作成，你等着好麼？」

「好極，好極！」小孩拍着兩手，這樣的說。那藏不住的笑容，也微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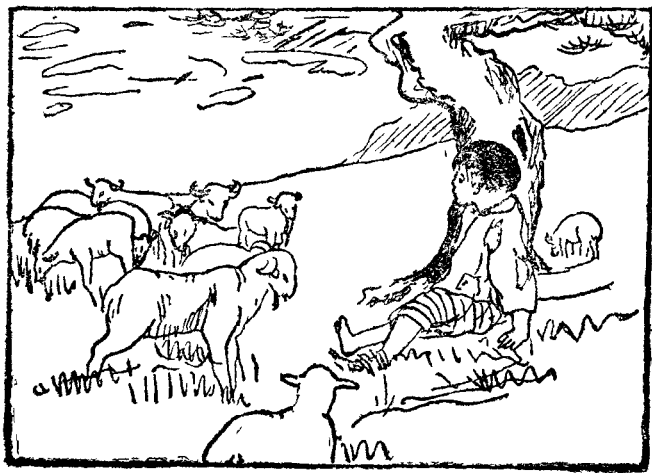
露出一排白齒來。

店主就拿了一張水紅色的紙，就是那張羨慕紙花的紙，將他作了一朵紙花。作好後，親自替小孩插在衣釦上。小孩說了聲多謝，雀躍一般的走了；那朵紙花，也隨着偏身搖擺起來，非常得意。

幾天以後，新年已過，那得意的紙花，已拋在垃圾箱裏去了。那本躲在抽屜裏的故事書，書面依然鮮艷，每天和小孩接近。

白城仙境

一片綠茵的草地，上面臥着幾隻羊，立着幾隻羊，還有幾隻羊，在那裏一聲不響的喫草，還有幾隻羊仰首望着青天；是的，這青天啊，青天的雲，浮遊往來着，好似許多仙女穿梭也似的跳舞，不但羊仰首望看，那守羊的牧童，也是很自得的望着爛熳的錦雲。他倚在一株翠蓋的松樹下；他的頭髮鬆亂，



他倚在一株翠蓋的青松下。

雖沒有經過人工的修飾，愈顯出他的自然來。他的衣服雖是極破爛，但是那陽光跳躍着把他罩住，愈顯出他那番天真的尊嚴；你若是會幻想，就可以想出他的衣服實是努力的結晶——常人看他是破布爛衣，我想你可以看出他是穿着極華麗的袍。他那面孔雖沒有化裝，但是他那笑的眉，歡樂的眼，和那關不住喜悅的口，沒有一處不顯出他的媚，更沒有一處，不顯出他的潔白。不過他自己總以為他是一個牧羊者，實在是最微賤的。

牧羊者在那寂寞的時節，也唱一唱山歌，或者是揚幾揚鞭子。現在他困倦了，夢神漸漸要和他親近了！起始他的眼還看得見遠遠的幾間小屋和幾株散列的樹。現在那屋影和樹影都漸漸的模糊起來。他還想打起精神來守羊羣，但是那眼臉已不由他作主，竟自閉了深扉。夢



“我最可愛的孩子，今天是我請你來的。”

神喜吟吟的笑着走來，看着小孩酣睡，胸口微微的波動着，便輕輕的說道：「牧羊的小孩喲，你勞碌許久，也該睡了。我現在替你佈一個夢罷！你白日得不着快樂，夜間是可以享受的；白日的快樂不足貴，夜間的快樂是由心地平安換來，比白日的高尚得多了。」於是夢神舞動魔杖，灑着催睡的花，牧羊者也一步一步的走入夢國裏來了。

「咦，真奇怪！方才我不是在

牧場裏麼？怎麼到了白雪的山上來了呢？」牧羊者這樣很驚異的問他自己。

他再抬頭一看，就看見一個仙女，穿着一身潔白的素裳，一點微塵也不染；頭上有一顆銀白的星，閃閃的發出白光。牧羊者正想回轉身來要走，仙女笑吟吟的舉起白塵帚向他說：「我最可愛的孩子牧羊者，今天是我請你來的。我這裏名爲白城，我便是白城仙主。我有許多好小孩子，要跳舞給你看，唱歌給你聽。你願意麼？」小孩很羞愧的答道：「我怎配聽你的孩子唱歌呢？又怎配看你的孩子跳舞呢？我這樣蒙頭垢面的小孩，只合和我那些羊作伴侶罷了！」說着竟禁不住落了幾滴淚。白城仙主說：「你何不看看你的外貌，現在怎樣？」

小孩低頭一看，早已經不是穿着破衣，他已經把精神的華美衣服

穿上，那就是鮮艷奪目、綴着萬顆明珠的華裳。小孩正自歡喜，仙女忽已不見，只見遠遠的樹林中跳出幾個小仙女。白屋的柴門呀的一聲打開，又跳出幾個小仙女。那些笙簫和鼓笛，都自己走了出來，跳到各個小仙女的嫩手中。這些仙女都跑向牧羊者面前來，圍着牧羊者跳舞歌唱。小孩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姿態美麗的跳舞，也從來沒有聽過這樣清脆可聽的音樂，他的心醉了，腦也醉了，樂得幾乎化成一切的一，一的一切了。好！那番夢景現在又有了變化，他將醒了！

他注目看那白樹，漸漸的成了翠蓋的青松。他注目看那白屋，漸漸的成了熟見的小屋。他注目看那雪山，又成了綠茵的草地。再看那小仙女，又不見了！只有一羣羊圍着他嘖嘖的叫，好似說，「嘖！時候不早了，歸去罷！」

一片槐葉

在一個公園裏面，有一株槐樹，種在荷花池的旁邊。夏天牠的葉兒開得格外茂盛，綠得可愛。荷花池裏的荷葉臨風擺着，策策的響。牠們反映着落日，越發顯出好看的樣兒。槐樹上有許多葉子，都是槐樹枝的兒子。牠們也臨風搖曳；這邊點點頭，那邊點點頭，大家談着有趣的話。

其中有一片槐葉說道：「我在這裏住得悶極了！每天只看見幾隻小鳥停在樹上。我們仰起頭來，只能看見藍色的天空，和變幻不定的行雲。究竟地下怎樣，都不知道。每天只是看見那紅的圓球——牠不知是太陽——出來後又落下去了。實在無味得很！我要下去了！我不

能久耐了！」

牠的母親樹枝極力勸住牠道：「好孩子，不要下去。下去，你就
要遇見不幸的事了！不要亂跳。下去有什麼好呢？我們常見的雖是些
小鳥和雲天，但是清脆的鳥聲，美麗的天色，和那鮮艷的紅日，實在
給了我們許多快樂，許多安慰。好孩子，聽娘的話罷！不要去，我是
很小心看護你的。你下去恐怕沒有像我這樣愛你的了。」

槐葉不聽，依舊想下去。

牠想：「我只向母親說，沒有什麼用處，何不求求風呢？」不多
時，一陣微風吹來，牠的身子跳舞起來，上下飄宕着說：「風先生，
你把我吹下去罷！」

微風說：「下面沒有什麼。你到了秋天，自然會落下來的；那時

天氣不甚熱，十分涼快，你便可以在下面遊玩了。現在還是在樹上的好。安靜些，依你母親的話罷。」槐葉不聽，一定要去，仍是要求着說：「你把我吹下去罷！我要去時，天大的不幸我都不管的。」和風也不再睬牠，立刻到別處去了。

忽然來了一陣狂風，「嗚………嗚………嗚」的叫着！別的槐葉都躲開了，垂下頭來。獨有牠想下去，所以竭力的迎着狂風，一些也不躲避。狂風刮得牠很痛；但是牠的癡想，以為下去可以得着許多好處，所以便忍受了。一會兒便被狂風刮下，離了親愛的樹枝，滴滴溜溜的落在沙上，迷在沙土裏，眼前什麼都看不見了！那時牠就想起可愛的鳥聲；但是鳥在樹上，離牠遠了，聲音也聽不清楚。牠又想看行雲；但是雲在天上，離牠高了，牠眼睛被沙迷住，更是看不見。這

時牠懊悔起來說：「唉！悔不聽母親的話喲！悔不聽風先生的話喲！」牠得病了，面色漸漸變做枯乾黃瘦。

牠正在懊悔不止，狂風又吹來了，將牠刮到荷池裏。一池寒水，把牠浸得冰冷。牠求荷葉說：「綠色的荷葉喲！你低下頭來，把我拉上去罷！」荷葉搖頭道：「你不聽母親的話，我不能拉你。」牠又哭着求小鳥把牠腳上去。鳥說：「你不是討厭我麼？我又何苦腳你上來呢？」葉兒沒法，只得浸在那寒冷



槐葉被小孩從水裏撈起

的池水中。牠想起從前母親待牠的恩愛，天天抱着牠的情形，不禁落下淚來。

牠正在哭泣，忽然被幾個來遊公園的小孩把牠從水裏撈起。一個小孩說：『你們看，這離了樹枝的槐葉，憔悴得很，多麼可憐喲！我們替他把衣服曬曬乾罷。』那些小孩們都說很好，就把葉兒放在太陽底下曬；曬乾以後，便把牠放在他們的珍寶箱裏，和蚌蛤殼，鵝卵石許多美麗的朋友爲伴。槐葉說：『也是老天照應我的，使我得着這樣的好地方住，受孩子們的愛護，雖則比不上家裏，現在我也知足。』



另有一個小孩，沒有人和他一起玩。

小全的朋友

那一天正是午後，太陽暖融融的射在幾個小孩子的臉上。那幾個小孩們是弟兄姊妹，正在花園裏手拉手的跳着，口中唱着好聽的歌。小孩們跳，陽光也隨着他們跳，他們向上跳，陽光便照在他們美麗的衣服上；他們往下蹲，陽光便照在他們白嫩的臉孔上。這時候，另有一個小孩，坐

在地上，沒有人和他一起玩。那個人就是小全，因為小全是他們家裏一個使喚的孩子。他們不同他玩，恐怕也爲了這個緣故。不過太陽也將光照在小全的臉上，並且也照在小全的衣服上；太陽愛小全和愛別的孩子們是一樣的。

他們看小全穿着破爛衣服，蓬頭赤足的，都不願和他在一塊兒玩。今天也是這樣，小全只好很寂寞的坐在草地上。他眼不轉睛的望着他們玩耍，心裏非常的羨慕。他心裏想，「他們不和我玩，我一點也不怪他們。我只要能看他們玩着很有趣的遊戲，我心裏也就歡喜滿足了。」忽然他的耳朵裏聽得地下有極細微的聲音喊道，「小全！我愛你，我要和你做朋友，我同你玩。」小全低頭一看，原來是一根小綠草說話。他們便談了起來，談得極其親密。小全一面和綠草談話，

一面替他輕輕的撫弄葉紋，好似替你梳頭一樣。他還說故事給綠草聽。綠草聽到高興的地方，臨着微風，擺動起來。陽光聽他談得很有趣，也拋棄了小孩們，和小全做朋友，將陽光全都移到他的臉和衣服上，格外放出光輝來，把他照得極美；衣服上的破縫，受着陽光的照耀，好似變做一朵朵的金花。小鳥聽見他們和綠草談得很有趣，也三三五五的離了母巢，停在地上，和小全做朋友，側耳聽着他說故事，並且還啣了許多極美麗的野花和極可愛的鮮果，放在他的身邊，香氣撲鼻，任他觀賞享用。

小孩們忽然寂寞起來。他們看見陽光移到小全的身上，又看見綠草和小全說話，小鳥啣野花鮮果給小全，不和他們玩，他們纔懊悔起來。他們都很慚愧的跑到他面前，向着他懇求說：「小全哥！你和我

們在一塊兒玩罷！以前的事，望你不必掛在心裏。」小全低垂着頭，兩頰上起了玫瑰一般紅的顏色，一聲不響，只是弄着小鳥送給他的野花。小孩們牽着小全的手，拉他站起來，這時小全就隨着小孩們的推挽，有意無意的站起，也不說願意不願意。但看他面上帶着微笑，可以想到他是很喜悅的。

他們現在又不寂寞了。陽光又轉照到小孩跳舞的圈上。小孩們



“小全哥，你和我們在一塊兒玩罷。”

唱，小鳥也圍住小孩們在地上唱，綠草也發出細不可辨的聲音，附和他們。這時候，那些唱歌小孩的跳舞圈裏，又多了一個小全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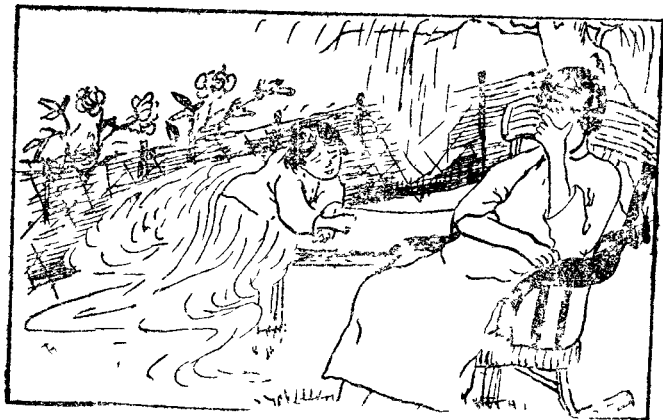
母心的慰安

母親爲失了兒子而哀哭。她哭着說：「我的兒喲！你到那裏去了？怎的不回來呀？你母親的眼，差不多流淚要成小河了！你母親的心，差不多要破碎成散花舞了！」

兒子實在是已經走了，走到極樂園去了，但他聽見母親哀哀呼喊的聲音，怎樣也不忍到極樂園裏去。他的靈魂，又回轉來，徘徊在玫瑰花下，微微聽見他日常聽見的慈愛的呼聲；他的靈魂經過母親迴廊的柳枝下，頓時使他的心緒撩上來了，他心裏想，「母親是怎樣的愛我呀，我就是貢獻靈魂給她，也是不夠的呀！我要慰安母親的心，免得她傷心過了分。」

母親的盼望幾乎發了癡，遇着一件事物，總要問問他兒子是在什麼地方，她不知道她的兒子已經不在人間了！

母親向着玫瑰花說，「玫瑰妹妹，你知道我兒到那裏去了麼？」玫瑰擺動了幾下，搖了搖頭。母親將要失望的時候，忽然玫瑰花發出嬌婉的聲音說，「你的兒子現在還在外邊，他住着寬廣的房舍，吃着可口的美餐，穿的潔淨的衣服，他是非常的快樂，你老人家放心罷！靜靜的將思念之浪壓住了罷！默



“你的兒子現在還在外邊。”

想着你兒子的快樂罷！不用愁了。」原來她兒子的靈魂，准到玫瑰花裏。話不是玫瑰花說的，實在是她兒子說的。爲了安慰母親的心，他不得不如此假說了。

母親的心已經得了安慰，但她總疑惑玫瑰花的話不是真的，她嘆息着說，「如果這事是真的喲！」她的耳是爲她兒子聾的，她的身體一切都老了，身體老了要什麼緊，心碎了也沒有什麼，只要能看見她的兒子。她愛她的兒子，將兒子盡心盡力的看護，差不多她的生命就寄託在她兒子的生命裏，兒子一沒有了生命，她也就沒有了生命！

她又問柳枝道，「柳弟弟，你知道我兒子是真在外邊過得快樂麼？」柳枝也只是隨風搖曳着，柳條兒拂着窗扉，兀自不言語。母親的心又快失望的時候，柳枝也發出聲音來了，這聲音自然是來自她兒

子的靈魂。那聲音說，「你的兒子確是過得很快樂，你不用憂秋了」

兒子的靈魂縈繞着母親，依依的跟隨着。直到母親死時，母子一同到極樂國去過那無比的快樂的生活，母親生時思念之穴，因之得了兒子的彌補。

棉花

強烈的光線，從太陽裏發出，那番鬱悶的氣象，佈滿在棉田之中。小小的棉花探出他的白面孔，嘻嘻的望着四圍。棉花究竟是弱小的，他的靈魂裏儲滿了無知，在他的眼底看來，世界就只是這個棉田，而棉田的四圍，在在都使他滿足適意，他便以為人生是快樂的，一些苦惱也沒有。青天的白雲，自由自在的浮來浮去；地面的樹林快樂的舞動他們的葉片；遠遠的沉靜的鐘聲，偶爾來玩的快樂的小孩，使他看得好似到了極樂國的境界，他愈不信世間有苦惱的事情了。他快活起來時，顛來倒去的和風兒捉迷藏，不住的旋轉。

但是現在——情形却不同了，他的經歷也多了。弱小的心裏有了

悲哀的突然加入。這情形的變遷，是在一天的正午，那時正是驕陽肆威的時候。他坐着火焰似的寶車，車輪盡力的放出他的光芒，轉轉的經過天之津，很迅速的走過雲之橋。驕陽那知道地上的人事呵！這事小棉花卻觀察到了。原來耕棉田的農夫來了。他們赤着背膊，露出黑而粗的筋肉，頭戴着笠帽，手提着鋤頭，足穿着草鞋，褲子撈到膝，使他們的黑而且粗的汗毛覆蓋着黑肉，愈顯出他們是久在暴風烈日之下工作的。他們工作，是他們願意作的，有什麼悲哀？但棉花的悲哀，並不是爲了他們的工作，只爲了他們後面跟隨的人啊！

棉花看見了那人，只見那人穿着長衫，搖着扇子，戴着極細的草帽。那人豐潤的面孔和他嫩白的皮膚，很明顯的表出他的高貴。又聽那人指揮着農夫，催他們快些工作。棉花明白農夫不是自己種棉，是



那些快些工作。

替有錢人種的，在人籬下，自然處處都要受人指揮了。棉花對於這事是看明白了，道理却仍是不懂。他想，「農夫不是人麼？那穿長衫的人不也是人麼？爲什麼待遇卻是兩樣呢？爲什麼農夫便要受那人的管束呢？那人真可恨極了。」

棉花後來成熟了，採去送到紡紗廠裏，弱小的心裏更增加了一層悲哀。工人們一天要作工十二點，一些時也不能休息，有時輪到夜

班，還要熬那淒清的寒夜。工人們極苦的作工，棉纖維吸到肺裏，弄得一個個面色蒼黃；汗珠流在遍身，弄得一個個疲勞欲死；口渴了，得不着茶，身乏了，得不着安慰。小孩作工，想念着年老的父親，女子作工，想念着新別的情人。但是，那裏有時候給他們平安的度過呵！

於是棉花放聲痛哭起來，在機輪裏「嗚！嗚！」的叫，訴說世間的疾苦，竭力的詛咒穿長衫的人們！

陽光的信

第一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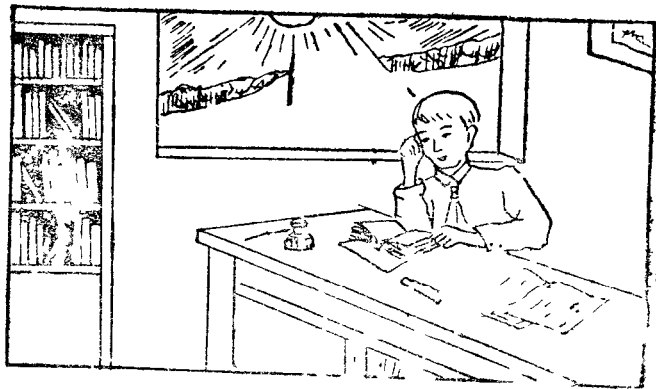
U君：

我這一次寫信給你，實在很冒昧，因為我們並沒有做成朋友的關係，雖說是每天我看得見你，你也看得見我。但我想或者我們已是很相識的了。每天早晨我披着萬丈的霞，來到雲端，拋我的縷來拜訪你，你也常常向着我圓的面孔微笑，那不是我們互相愛慕的表示麼？僅於是彼此都沒有說出來罷了。

我常常放出溫和的熱，射着你的書，你心愛的文藝作品，使他放出明亮的光輝來；我也常常繞在你的筆端。你都知道麼？即使我在黃

昏時分，將要退隱在松林之底，青山之下，我也將那餘剩的輝耀如火一般的光映到你的視綫裏，覺得有些依依戀戀，不忍分別呢！

在夏天我一片熱誠的心不知怎的異於尋常的沸騰起來，在這時候，你一定要咀咒我，說我太逼迫你到這般燥熱。朋友，請你恕我！我實在願你溫暖，願你永遠居住在我溫暖之光的懷裏，但我放射毒龍也似的火焰，連我自己也不能制住。或者世界上不平的事太多了，纔



”我很愛你，我也愛世上一切可愛的人類。”

惹得我這般的氣忿呢。只是，朋友，你也連累着受苦了。我再說一句，請你恕我。

我很愛你，我也愛世上一切的可愛的人類。因爲你愛小孩，我要將我所見的孩子告訴你一些。你如果願意聽，我要時常寫信告訴你。你能够允許我做你的朋友麼？我在這裏很殷切的盼望和你握手呢。

你的誠實的，陽光。

五月二十九日在大國

第二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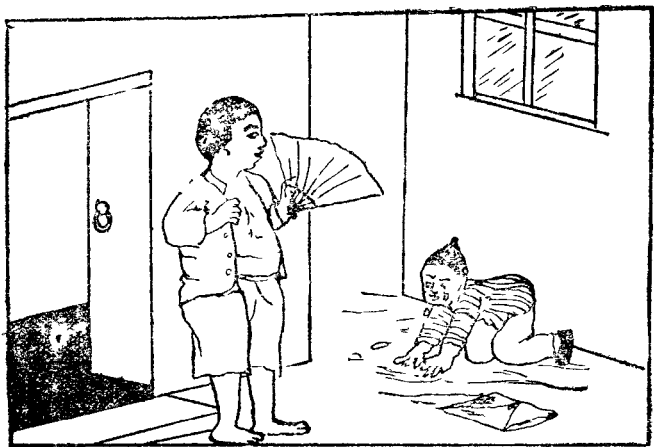
C，我的朋友：

你允許和我做朋友，真使我十分欣喜。

今天早晨我正很有興致的乘着金車上了天漢，忽然被一朵烏雲遮住；因此我不能盡情的放射着我的金箭來作嬉戲，只能從雲隙裏窺探。我是怎樣的煩擾呵！

過了些時雨落到地上。又過了些時雨雖不下了，地上的泥濘已經不堪行人跋涉。我停在一個小巷上。這條很窄的巷却很彎曲，如弓字一樣，差不多家家的門戶都閉着，肅靜得幾乎沒有聲響。偶爾有吃吃的人力車聲從泥上碾過。有一家門口門却是開的，站着一個胖漢。他赤着胸脯，袒開小衣，凸出肚皮，很無聊的搖着大摺扇，一會兒望望天，一會兒望望牆或是地，東邊或是西邊。

這時從東邊來了一個極老實的小學生，穿着青布衫，戴着小瓜皮帽，右手夾着書包，預備上私塾去。從他臉上的神情看來，彷彿是害



“小孩，不要哭，乖乖的上學去。”

怕老先生的板子，有些畏懼而不敢去呢。他很慎重的選擇沒有泥的地方塗着衣服走。忽然書包跌到泥裏了：一塊很白的書包白得好似鵝一樣，現在竟如烏鴉一般的黑。或者說是牡丹更近似些，因為斑斑點點的很像花瓣和葉子。

朋友，你想我們這個小友是怎樣的傷心喲，他的母親昨天剛給他做書包，現在又被泥污了。他又是哭泣，又是懼怕。兩袖更換着揩眼

淚，只是抽抽咽咽的哭。

那個胖漢走了過去，替他將書包拾起來，拿到屋裏揩乾交給她，拍着他的肩說：「小孩，不要哭，乖乖的上學去。」那小孩微微的露出笑容，揩乾了鼻涕眼淚，接了泥污的書包，很不自然而蠢笨的說出誠懇的謝辭：「先生，謝謝你！」

我一直隨着他到了他的私塾。他放學歸來也許還要挨母親一頓打呢。我因為有事，也就沒有再去看他，心裏却是十分記念着。

你的新友，陽光，六，四。

第三信

C
君吾友：

前兩天給你一信，你收到了麼？今天我照在一家院子的涼棚上。

那時是下午。我的光已不甚強熱，有些稀薄了。我從涼蓆的眼裏看進去。呵，這是怎樣的熱鬧呵！喧囂沸騰的聲音在看見人們忙碌來往後覺得更喧囂沸騰了。一桌接着一桌的酒席，每一桌却圍滿了七八個人，杯盤相碰叮噠的響着。滿頭是汗的廚子拿了一盤盤的菜，一會兒跑過去，嘴裏還嚷着「讓開！燙着！」院子的末端有一個戲台，極小的戲台，寬不過五尺，長不過十尺。台前紮着布牌坊，結成許多萬字和花朵。台上有兩個紅錦金繡的門，中間有一方壽帳，安放着一個很大的壽字。我纔知道這一家這樣忙碌是在替一位老太太做壽。

台上的戲一場一場的過去，現在到了我所要告訴你的一場了。是四個小姑娘，穿着花格子衣服。兩個手裏拿着樂器，兩個空着手。那樂器是一面皮鼓，打起來一鑿！鑿！鑿！」的響！皮鼓下面有鐵圈連

着柄，圈上套着銅錢，搖起來「晃！晃！晃！」的，很好聽。她們來時唱着且響着那鬧器，有時便只是唱，隨着做出種種美的姿勢，跳着天真而活潑的步子，合着一定的規律。忽然間其中的一個女孩無故的笑起來，笑得極其可愛。

她們不知憂愁，只知婉轉的唱着，更不知道她將要永遠過飄泊的湖海生活。她們實在不知道這些，因為她們還小。願天不要讓她們有憂愁的侵入，如實在不能，也希望多給她們一些孩年和孩心，給她們暫時的憂愁的蒙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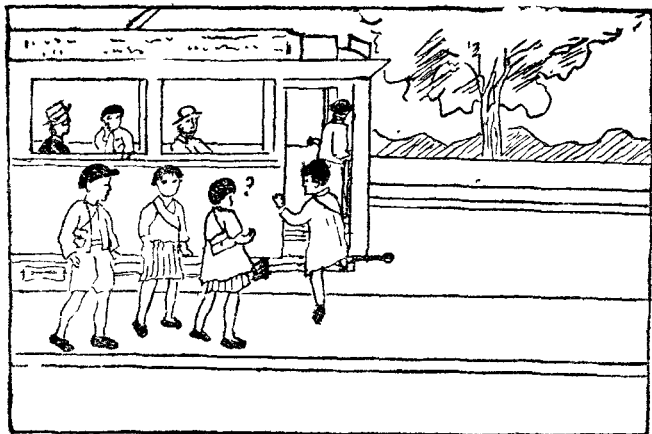
你的懇摯的，陽光。六，七。

第四信

親愛的C君：

昨天有一件使我難忘的事，現在我要告訴你，雖然這事很平常。我在那時隨着夾道的槐葉灑下我的光輝到疾行的電車上。雖是看得不清楚，但這一剎那的印象確乎使我涵泳着無窮的樂趣。

原來是一個老人和一個小孩。這老人年約六七十歲，從白的短鬚看出來，穿了一身古氣盎然的藍綢掛，戴了一頂涼帽。小孩坐在他的身邊，年約五六歲；我想這是老人



這小孩很活潑的自己站了起來。

的孫兒，老人閒着無事，帶他出來遊逛呢。這小孩起先很活潑的自己站了起來，扳着車窗向外看那向後倒的房屋和車馬，後來老人呵住了他，他便很安定的坐下來了。他吮着手指，還露出極肥的兩臂的一半，肥得找不出凹的地方。兩頰也很可愛的凸了出來，好似一個圓球一般。

我真愛這小孩，拋下光來在他臉上移動，和他逗着玩。他也拿手揉着眼睛，又從手縫裏望着我。

我忽然看到一個中年人在注視着那小孩。我就很注意的看着那中年人，彷彿要問他爲什麼要看那小孩。但一念到幾分鐘以前我也在看那小孩，便明白那中年人爲什麼要看他了。

倘若你見了這樣的一個小孩，你一定也要看看他罷？

你的知己，陽光。六，一〇。

附 C 君的信

讀者諸君：

這裏是陽光給我的信，我從信夾裏挑出來的。倘諸君也想和他做朋友，要他再告訴你們更多一些的故事，請和他直接通信好了。他的通信處是「天國雲河邊青山後交陽光。」我事忙，恕不多抄錄了。

再見！